

想念我们的吴冠英老师

○杜羿纬（2001届硕，美院） 王筱竹（2012届博，美院）

从良师，得千载一见之人，循循善诱，涓滴都是先生情。

为弟子，忆春秋教诲难忘，莘莘学子，沧海难酬老师恩。

杜羿纬：涓滴之恩，汇成大海

2022年12月20日，我尊敬的导师吴冠英先生与世长辞，噩耗传来，犹如晴天霹雳，让人实难相信，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打开电脑看着我和吴老师相处的一幅幅照片，求学时期与吴老师相处的点点滴滴浮现在眼前。

也许是因为从小就喜欢画画缘故，中学时期经常看一些连环画，尤其是一些文学名著，既了解了很多感人的故事，又开启了我向往学画的心灵之门。一次在湖南图书馆借阅图书，偶然看到一本《连环画报》，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它主要是介绍时下在连环画插画领域有创新意识的新人新作，其中涌现出几位非常有才华的作者吴冠英、高燕等，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这些名字都是仰之弥高的连环画界前辈，在我年少的心里埋下了艺术的种子。

1997年，我于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毕业。由于在本科学习期间打下了较好的美术基础，加之毕业时师友鼓励我继续深造，便决定跨院校去报考我们国家现代艺术设计教育的最高学府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走艺术与设计相结合的道路。对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三冠”（吴冠中、柳冠中、吴冠英）之一的吴冠英

先生，我是慕名已久，一直想投身先生门下。

1998年初的一个下午，风和日丽，我带着自己的作品集，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带着一颗虔诚之心，前往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潢系办公室拜见吴冠英先生。吴冠英先生亲切热情，看了我的作品集之后，首先肯定了我的绘画功力，然后又一幅幅具体地指出不足之处，提出修改意见和努力的方向。先生对我说：“学画无其他窍门，就是要以平常心，观平常事，画平常物。孔夫子说得好：‘有教无类’。学院的大门对每个人都是敞开的，回去好好准备吧。”先生言简而意深，一句简单而温暖的鼓励，让我这刚出大学校门的学子深感亲切，也给我备考中央工艺美院增添了巨大动力。之后多次承先生精心指教，加上自身的努力，当年就顺利考上研究生，成为吴老师的第一名研究生。

研究生学习期间，我与吴老师有了更多的面对面的交流，吴老师家中的客厅往往就是我和老师经常交流学习的课堂。老



吴冠英老师（左4）和他的学生们，右4为杜羿纬

师循循善诱，往往用最平实的语言阐述一些深奥的理论，为学生无私地介绍各种资源，使人如沐春风。

“认真教书，潜心画画”是老师微博上的签名，也是老师具体实践的真实写照。老师经常介绍一些国内外优秀画家的作品给我欣赏，详细向我讲解作者之创作命意，话语不多，常常切中关捩。“无论什么样的大师，无论什么样的风格改变，都是一步步从实践中走过来，绝不能贪图捷径，一蹴而就。艺术无捷径，唯有勤劳好学而已。”吴老师常说，画画要手不离笔，笔不离手。他随身之物，总是离不开速写本，走到哪儿画到哪儿，日积月累，画出了那么多体恤民情、雅俗共赏的好作品。老师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对学生诱掖之殷于此可见。与老师朝夕相处的日子，此类寓教于亲情的教诲，日亲日近，日近日多，涓滴之恩，汇成大海。

回忆老师渐渐远去的背影，深感人生之无常。在校求学的时候，吴老师虽为名校名师，桃李天下，而全无一点架子，他常常对我说：“真心希望你毕业后，在工作岗位，不管是教书育人，还是其他职业，只要能取得好成果，即是我最开心的事情。”如今言犹在耳，恩师已去，思念及于此，不由泪如雨下。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王筱竹：师从吴老师在清华读书，是人生最宝贵的记忆

2022年12月20日傍晚，从医院出来，整个人是懵的。ICU门口守了一夜，也没唤回我的老师。讯息和电话瞬间涌入，谁都不能相信导师几天前还好好的忽然就走

了，电话里泣不成声。车停在学校花圃边上，挡风玻璃前，大树的枝杈遮蔽了落日余晖。泪水模糊了视线，目之所及全是吴老师慈祥的面庞。

师从吴冠英先生在清华园读书，是我人生中最为宝贵的记忆。

吴老师是极其温和的人，对学生超有耐心，和谁说话都慢慢的。清华其他院系好些同学都慕名来过吴老师工作室，都知道我导师脾气好，又期待看他画的画。有一次，生物系同学送了我一只试管，里面装了几只果蝇。从实验室拿回来，吴老师见了竟说：“大家注意不要开窗户啊！”吴老师画了一幅“福娃”送我，画的是奥运福娃的早期设计，含有人面鱼纹图案元素的红色“喜娃”，还按了指纹作落款。更有一次，我差点和同学去建筑学院系馆门前的池塘捉来一条鱼。面对如此顽劣的学生，吴老师也从没生气和发火，总是笑呵呵的。导师给我拟的培养计划非常严格，也是适配了个人风格吧。从小来说，读书考试这些对于我都很轻松，但人比较散漫，会迟到和补作业。读书时，吴老师从不压制学生的天性，也不会施以太多工作和压力，而是尽可能地让你逐渐发现自己的优势找到方向。

吴老师非常重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积极传授绘画知识和设计方法。动画对线条和人体动态把控能力有较高要求，我入校第一天去工作室，老师就让我试笔。他说：“成为优秀的设计师手头功夫要好，除了理论学习，基本功不能放下，这条路没有捷径。”老师经常查看我画的速写，一边讲一边改。当时动画专业没有人体课，只有绘画系拥有天光教室，吴老师就给忻东旺老师打招呼让我去他的“长

□ 怀念师友



王筱竹（右）和吴老师在工作室

期素描”课上画速写。忻老师人也很好，课上还给我改过画，受益匪浅。读硕期间，有一半时间要做毕设，我几乎不分昼夜待在吴老师工作室，画图扫图写论文，进进出出，耳濡目染很多事，那段时间是我读书时最快乐的时光。弟子事师，敬同于父，习其道也，学其言语。吴老师治学严谨，对专业领域做出的卓越成就令人敬佩。我的学术研究方向和专业发展都受到老师很大影响。在吴老师的精心培养下，最终顺利完成学业，还拿到优秀毕业论文和清华优秀硕士毕业生奖。十几年了，那个立式奖状一直摆在吴老师工作室的书柜上，几个月前，老师还特意拿回家让我去取。吴老师教书育人几十载，不计辛勤一砚寒，桃熟流丹，李熟枝残，他真的就像一棵大树，为我们遮风挡雨，看着学生们一点点成长，他的笑容发自内心的真诚。

硕士毕业后，与吴老师合作了香港理工大学的研究课题，原本计划继续申读港理工，刚好得知他可以带博士了，就再次报考了吴老师的博士研究生。入学后，老师启动了寄养模式，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第一年，除了必修学分，老师还安排我去清华其他院系上课，有新闻传播学

院、人文学院和经管学院。读博第二年，吴老师直接把我发到美国麻省二导师那里联合培养。记得那年我们在哈佛庆祝了清华的百年校庆。读博第三年，研究课题、写论文发论文，压力不小，几乎都是在清华老馆度过的，如果图书馆24小时不闭馆我就搬过去了。

读硕的时候我们偶尔去吴老师家里组会，讨论结束后他总让我们把家里一些好吃的拿回宿舍吃。哎，我们可是空着手去的。老师对我们太好了。后来，学生逐渐多起来。吴老师工作室不大，组会坐不下的就坐沙发扶手上了。往事历历在目，教育我一个学生就耗费了老师这么多气力，而我只是他带过的众多研究生中的一个。吴老师真的是倾尽所有培养学生，身体力行，教我们做人之道，教我们术业专攻。毕业后这些年，也一直与吴老师有教学和科研方面的合作，经常就像读书时那样一起讨论专业问题，他依然是那么的有耐心，谢谢老师给了我那么多信任和支持。前段时间还去家里探望，我甚至从未想过有一天老师会离开我们。

吴老师有时候骑一辆老式自行车穿过校园去给学生上课。工作室窗前有个衣架，长年挂着一件带拉链的浅咖色夹克，媒体一来采访，他就总爱穿着那件拍摄。三尺讲台，老师上课的样子，格子衬衫，他骑车的背影，毕业时的赠言，老师的碎碎念，岁月鎏金，恍若隔世。吴老师德高望重，然而任何波澜壮阔的华丽辞藻都不适合描写他做人的质朴和善良。老师画笔下的清华、人世间的风景、祖国的大好河山，一花一叶，都淡淡地泛着人性的光辉和力量，既美丽又忧伤，充满爱和希望。

师恩永存，老师安息！